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内容简介

今年年初,“史上最催人泪下的屌丝真情帖”《与我长跑十年的女朋友就要嫁人了》火爆网络。8月20日,这篇神帖的超级加强版——15万字的长篇小说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(以下简称《十年长跑》)面世。在此前后,围绕《十年长跑》改编的广播剧、电影等接踵而至。

01

情窦初开

《十年长跑》是凤凰联动公司继2006年出版畅销爱情小说《山楂树之恋》之后推出的又一重磅“纯爱系”小说。

昨天下午凌一尧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照片上面是一件洁白的婚纱。

她问我好不好看,我说还行。

她说:“初五举办婚礼,和我们以前想象的一样,有鲜花拱门,有红地毯,有白婚纱黑礼服,就是没有你。”我说:“要不要我去凑个份子?”

许久之后她才回复:“不用了。”

2001年的夏天,我16岁,正在读高中。

即便半夜三更,气温仍然高得令人辗转反侧,凉席被焐得如同电热毯似的,黑漆漆的寝室里满是室友们的翻身和叹息的声音。而我咬着一只手电筒,蒙着一条薄被单,写下人生中唯一的一封信。

我的读者叫凌一尧,身材娇小,肌肤白皙,扎着一条马尾辫,露出光洁又漂亮的前额。她沉默寡言,从不出风头,与别人说话时低声细语,那声音柔和得令人如沐春风。要命的是,她更是一位学霸,一直霸占月考名次红榜第一排,这样一个美女必然是许多男生心目中的雅典娜。

第一次看见她,是在一片被用作自行车停放区的树林旁边,我和两个同学负责打扫那里的卫生,一抬头便

看见出现在拐角处的凌一尧。她怀里抱着一摞书本,低头走在水泥路上,身上的校服有点松垮,却显得特别可爱。恰巧一只鸟嘎的一声掠过树梢,她惊诧地仰脸张望,而后假装愠怒地微笑,阳光透过枝叶的间隙散落在她精致的小脸上。

我的心就像烈日曝晒下的豌豆,砰的一声,情窦初开了。

整个高一,我都处于纠结的暗恋状态,每天徘徊于寝室区和教学区之间的水泥路上,只为制造一次所谓的偶遇,多看她一眼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平时都是“脸皮好比城墙厚,三枚炮弹打不透”,遇到凌一尧却突然变得踌躇不定。

倾慕凌一尧的男生不在少数,会有会打篮球的学长,也有挥霍无度的借读生,而像我这样的新生没有机会与她接触。几乎每天我都会想入非非,幻想着各种与她搭讪的场面。其中包括她从楼梯上滚下来毁容了,我抱她朝着医院狂奔,并且发誓这辈子我都不会抛弃她,最后她在我的怀里留下了幸福的泪水。

但这些浪漫的美事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,我与她的正面接触仅有一次。

那天上午第四节课是体育,下课之后我在操场上与一帮哥们儿踢球,踢完球赶往学校餐厅时各个售饭窗口都已关闭,无奈之下只能去小超市买了面包

和可乐。正当我一边喝着可乐,一边与收银员大姐闲聊时,一个窈窕的身影悄无声息地走进来,问道:“有冰冻的矿泉水吗?”

我的半句话堵在嗓子眼,一个字都蹦不出来。

“有。”收银员大姐将矿泉水递了过去。

她接过矿泉水,将手心里的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。

我与收银员目送凌一尧离开,当她的身影消失在窗口时,我迅速拿起那枚硬币,上面仍然残存着凌一尧手心的温度。

“你想干什么?”

我全身上下摸了摸,口袋里空空如也,只得尴尬地看着那个尚未啃过的面包,问道:“现在退货还来得及不?”

“读书读傻了吧你?”收银员大姐拒绝得真委婉。

此时凌一尧忽然折了回来,问道:“可以换一瓶吗?这个盖子打不开。”

“冻住了吧。”收银员说着,却不伸手去接,转而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。

我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,赶紧上前帮她拧开瓶盖,如同饭馆里木讷的服务员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……”我惊慌失措地回应。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我上了一辆桑塔纳,跟着刘局和刘一鸣,来到小汤山附近的一处红砖别墅,径直走进书房。

出乎意料的是,书房里的陈设很简单。除去屋角一张茶台和几个圆墩以外,只在临窗处摆着一张硕大的酸枝四面平书桌,上面摆着文房四宝和一瓶白菊,还有一张写了一半字的纸。

我们各自找了个圆墩坐下,刘一鸣对我说:“自家人说话开门见山吧。天

04

鉴定砚台

行有道,变者为常。如今社会剧变,学会也在酝酿改革转型,正是用人之际。小许,我希望你能回来帮忙。”

“刘老爷子,我不是不想帮,而是有事没有做完,在这之前我不想分心。”

“老朝奉?”刘一鸣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提这件事。

“是的,这次好不容易抓到一个线索,我绝不会放过。我许家两代人都是因他而死的,他还杀害了我的数位好友,我跟他之间仇深似海。我不管旁人如何,我是绝对不会罢手的!”

刘一鸣扫了我一眼:“小许,你现在心神不定,火气旺盛,这么浮躁怎么斗得过他?”

“五脉藏龙卧虎,却一直拿老朝奉没办法。我既然能一个人翻了佛头案,对付他也未必干不成。”我说。

书房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,刘一鸣也不恼,他说:“人能鉴古物,古物亦能鉴人,你的心浮不浮,咱们找件古董一验便知。”

“好啊。”我脖子一仰,不肯示弱。

刘一鸣大袖一拂,指着桌案上的一方砚台道:“砚台行止端方,持坚不动,自古素有君子之称,你把它给鉴定鉴定吧。”

我把那砚台拿起来,略一端详,不禁暗暗称奇。

这一方砚,是一方蟹壳青东鲁柘砚。它的造型和寻常砚台不同,竟是一个缩微古琴的形状。砚面墨池微凹,首尾都雕刻出七弦印记和岳山、徽位,十分精致,看上去和琴面一模一样。在砚台背面,巧妙地把护轸和燕足作为砚足,让砚琴造型融为一体,浑然天成。在腹底的龙池,我还看到一段篆书砚铭:“深邃通幽,获此良艰。匠石奋斤,制为雅琴。”落款是放翁。

陆放翁?陆游?我的手微微一颤。

鲁柘即当今山东泗水,当地有一条柘沟,沟内泥土十分适合烧制陶砚。可惜柘砚的工艺在南宋以后就已经失传,传世量极少。我把砚台搁在手里掂量了一下,重量适中,而且手感滑腻,微微有湿气润泽。我又用手指托住砚台,轻轻叩击,很密实。我随手抄起桌上的一条玉簪朱砂墨锭,慢慢在墨池上研磨。只见墨在池里慢慢化开,轻轻一动,就均匀散开。这叫“墨荷承露”,意思是好像荷花叶子承着露水一样,讲究的是似散未散,若凝未凝。

我对刘一鸣道:“是个好东西。”

刘一鸣长长叹息一声,摇头道:“小许,如此毛糙可不像你的作风,看看那砚铭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?”我不耐烦地反问。

刘一鸣脸上带着失望之色:“东鲁

柘砚,什么时候要破石头了?”

我啊了一声,差点把那砚台扔在地上。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非常低级的错误。东鲁柘砚是澄泥砚,是拿泥土烧出来的陶砚,又不是端砚、歙砚之类的石砚,怎么可能在砚铭里大谈采石的艰辛呢?陆游一代大家,断不会张冠李戴,这砚台无疑是假的。

这本来是常识问题,可我匆匆忙忙验看,愣是把这个破绽放过去了。

刘一鸣摇摇头:“从鉴定这一方砚台上,就能看出你的心浮气躁。你怎么去跟老朝奉斗?”

谈话就此结束,刘一鸣转回屋里去休息,刘局把我送出门,让司机把我先送回去。临走之前,他拉着我的手,笑眯眯地说:“老爷子平时可是很少说这么多话,有点累了。你多体谅他。”我听他这话心中一动,看来在这个话题上,刘局和刘一鸣的看法似乎不完全一样。

但刘局这个暗示太模糊了,这一家人都是有话不直说。我心里揣着老朝奉的事,也懒得去琢磨其他无关的事情,只是随口应了一句。

“答应我,先别轻举妄动。”刘局又叮嘱了一句。

“好的。”我回答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